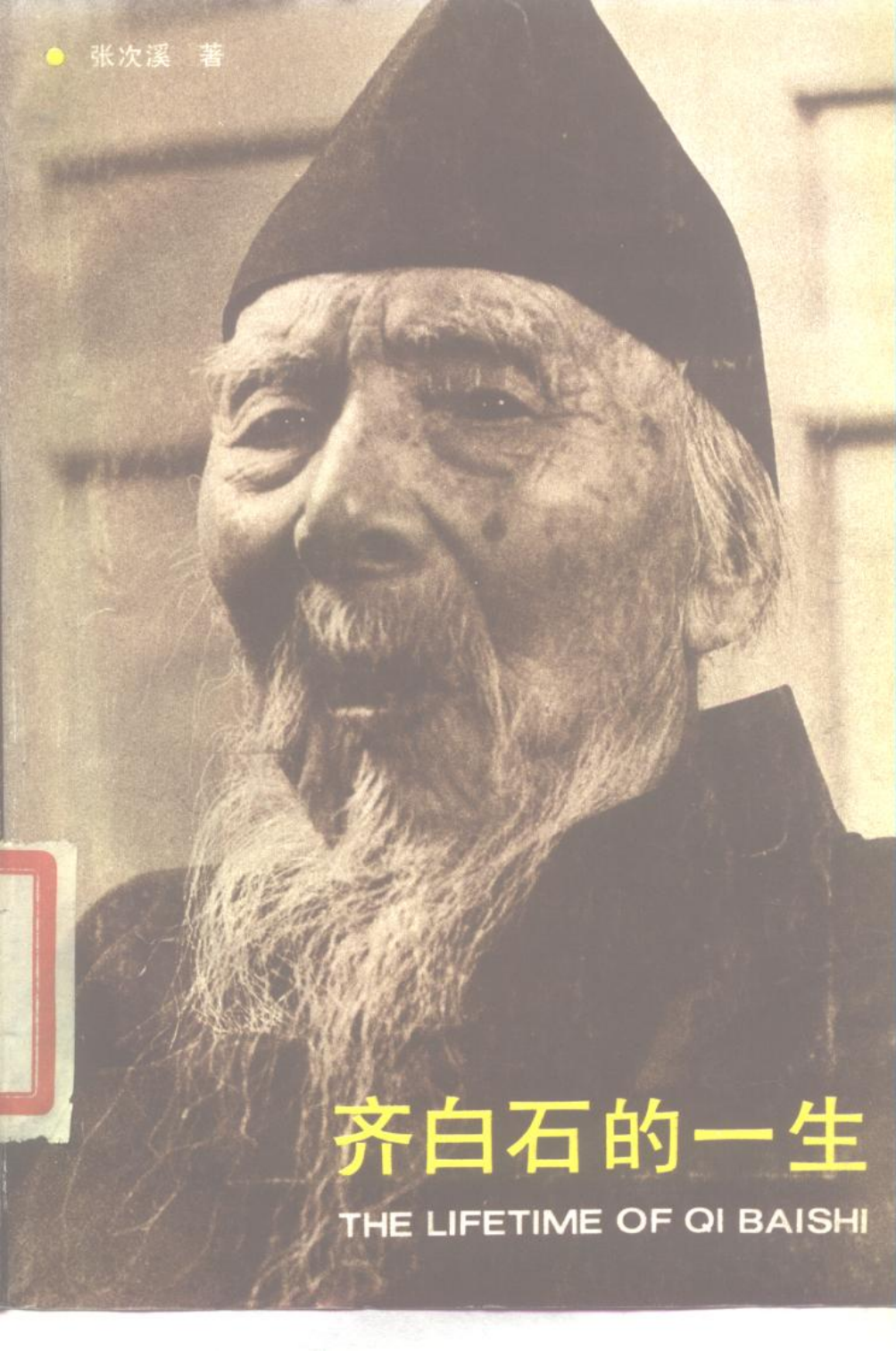


● 张次溪 著

A sepia-toned portrait of the Chinese painter Qi Baishi. He is an elderly man with a long, flowing white beard and mustache. He is wearing a dark,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lar's cap (guan) and a dark robe. The background is slightly blurred, showing what appears to be a window or a doorway. The overall tone is historical and respectful.

齐白石的一生

THE LIFETIME OF QI BAISHI

齐白石的一生

张次溪 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齐白石的一生

张次溪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责任编辑

欧京海 海波

装帧设计

北京顺义燕华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9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102-00438-9/J·408

定价: 2.95 元

目 录

出生在贫农家庭	1
勤劳正直的家风	5
多病的幼年	9
祖父教他识字	12
枫林亭上学	16
学画的开始	19
砍柴牧牛不忘读书写字	23
悲喜交集的一年	29
学做木匠的波折	31
雕花自出新意	36
奠定了学画的基础	40
廿七年华始有师	45
画在锅里煮了	50
龙山结社	54
初学刻印的动机	58
诽誉百年谁晓得	62
借山而居	65
初作远游	70

载得清名而归	74
王门三匠在南昌	80
阳朔之行	84
粤游归后	87
绿天过客	91
重游粤东	93
姓名人识鬓成丝	96
连遭伤心事	103
避乱北游	111
定居北京	120
画到如今不值钱	126
海国都知老画家	133
空泣思亲血	143
讲坛生涯	146
张园留像	152
东望炊烟疑战云	158
门虽设而常关	161
是不为非不能也	166
刻诗拓印	171
三百石印斋	178
画到慈乌汗满颜	183
指着死鬼骂活人	186

蜀游	191
瞒天过海法	196
乍经离乱岂无愁	199
心病复作停止见客	201
悼亡后家务的处理	204
一场虚惊	206
陶然亭觅坟	209
不丑长安作餓饕	213
又遭逢一场失意的事	217
胜利幻梦	220
何处清平著老夫	222
光明来到眼前	225
晚年的幸福生活	229
幻住幻愿	233
崇高的荣誉	235
身后的哀荣	238
余记	241

出生在贫农家庭

湖南省湘潭县城的南面，离城一百来里有个小村庄，名叫杏子坞。乡里人叫它杏子树，又叫它殿子树。东头有个水塘，名叫星斗塘，传说早年天空中掉下过一块陨星石，落在塘里，因此得了这个名称。这地方，在紫云山的山脚下，背后靠着山，面前对着水，风景非常的好。紫云山上边，树木很茂盛，松树长得更多，一片葱葱茸茸的，冬夏常青。星斗塘面积并不大，鱼虾出产得却不少。到了夏天，满塘都是荷花，风送过来一阵阵的香气，清爽得很。星斗塘边上，坐西朝东，有所小茅屋，齐白石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他们齐家，原先是住在江苏省砀山县的，明朝永乐年间（公元一四〇三——一四二四年）才搬到湘潭，落户定居。到清朝乾隆年间（公元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年），有一位名叫齐添镒的，从他们世居在晓霞峰的百步营，搬到了杏子坞的星斗塘。这位齐添镒，是齐白石的高祖。这所在星斗塘坐西朝东的小茅屋，是齐添镒的孙子齐万秉盖成的。齐万秉是齐白石的祖父。

齐白石出生于公元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癸亥）阴历十一月二十二日，按照旧风俗的推算，他的生肖是属猪的。他诞生的时候，祖父、祖母、父亲、母亲都在堂。他父亲是他祖父的独

生子，他是他父亲的长子。那年，他祖父五十六岁，祖母五十一岁，父亲二十五岁，母亲十九岁。他出生后，他们家就五口人了。据齐白石自己说，高祖以上的情况，祖父在世时，曾对他说过一些。那时年纪还小，时间相隔久了，已经完全忘掉。只记得曾祖的名字，叫潢命，排行第三，人称命三爷。但曾祖母的姓，他到了老年，却记不起了。他七十多岁时，回到过家乡，问了好几个同族和乡亲，因为辈份年纪都比他小，出生得晚，谁都答不上来，这是他认为很遗憾的事。他们齐家，族份倒很不小，有所宗祠，在烟墩岭，离他家不到十里。逢年过节，同族的人，都去上供祭拜，他在家乡时候，也是常常去的。

齐白石家世代务农，从老祖宗一直到他父亲，都是耕田种地的庄稼汉。在那个年月，庄稼汉被压迫得气都喘不过来，熬穷受苦，是翻不了身的，只能世代代穷苦下去。他中年以后，画过一幅《星塘老屋图》，题了一首诗说：

星塘雨过跳珠急，杏坞花开老眼明。

白屋有知应闷杀，公卿不出出穷人。

又刻过一方石章，文曰：“星塘白屋不出公卿。”他也常对人说：“我们星塘老屋，没有出过公卿。”他所说的“公卿”，是广义的，

他出生时，家里穷得很，除了几间东倒西歪的破茅屋为全家五口人勉强能够遮挡风雨以外，只有大门外晒谷场旁边的一亩水田了。这一亩水田，叫作“麻子丘”，“地步”要比别家的一亩田大得多。好年景，五六石稻谷是可稳打到手，收成不能算少。不过就这么仅有的一亩水田，五六石稻谷，要想糊住五口人的

嘴，无论如何总是不够的。何况年景好坏，很难把握，遭逢着旱涝灾荒，收成打了折扣，缺粮就更厉害了。他祖父和他父亲，一年到头，在“麻子丘”里想主意，不惜工本，勤耕细作。到了农闲时候，常常出去张罗点零工活做。湘潭乡间的零工，那时通行的规例，是主人管饭，做零工活的人，吃了主人的饭，一天才挣二十来个制钱，这么一点少得可怜的工资，挣到手，却也不大容易，因为穷哥儿们特别多，都想卖力气挣钱养家。听说某家要雇人，就纷纷抢着去做，甚至还有自愿减少工资相竞争的。而且凡是出钱雇人做零工活的，都是些刻薄鬼，掂斤估两的挑肥拣瘦，并不是好相处的。这种零工活，不能天天有得做，无非是“一天打鱼、三天晒网”，指望着一家子靠它吃饱肚子，真是难上加难。他祖父和他父亲，只得另想办法，到紫云山上去打点柴，卖几个钱，贴补家里。就这样，手不歇、脚不停地终年劳动着，总算把一家子对付着活下去。齐白石就是在这样一个贫农家里生长大的。

他小时候的名字，叫齐纯芝。“纯”字是他们齐家宗派的排法，轮到他这一辈，名字的上一字，都用这个“纯”字。他祖父母和他父母，平时都叫他阿芝，他自己也刻过一方“阿芝”的印章。他当了木工以后，出外做活，人家都叫他芝木匠，也有叫他芝师傅的。他原来的号，叫渭清，祖父给他取的号，叫兰亭。这齐纯芝、齐渭清、齐兰亭等名号，在他中年以后，久已废除不用。现在盛传的齐璜、齐白石两个名号，是他二十七岁时老师给他取的，不论国内国外，几乎无人不知，可算得名驰天下。当初老师给他取名齐璜，号濒生，而知道濒生的人，似乎也不很多。

“白石”是“白石山人”的简称，原系他的别号。离他住的星斗

塘不到一里地，有个驿站，名叫白石铺，那时他已开始卖画，老师说画上题款，总得用个别号，就借了白石铺这个地名，给他取号“白石山人”。他到老年，自称“白石翁”。后又自称“白石山翁”。他做了一篇短文说：“余有‘白石翁’三字印，友人常言，前朝有同字者，余又刻一印，加以‘山’字。老年常二印并用，使来者知其故也。”但是人家叫起他来，总是把“山人”、“山翁”这两个字省略了，光叫他“齐白石”，日子一久，他就自己也叫作齐白石了。他生平自己取的别号很多，都是作画和刻印时题款用的。大概可分作四类：一类是不忘所本，说明他是木工出身，如“木人”、“齐木人”、“老木”、“老木一”、“木居士”等。一类是对于家乡故居的怀念，如“杏子坞老民”、“星塘老屋后人”、“湘上老农等”。一类是频年旅寄，象萍飘似的，所以取此自慨，如“寄园”、“寄萍”、“老萍”、“萍翁”、“寄萍堂主人”、“寄幻仙奴”等；而“萍”字的原意，据他说，是从濒生的“濒”字想起的。一类是表示他随遇而安的意思，如“借山翁”、“借山吟馆主者”等。此外还有“三百石印富翁”、“千石居士”等，是他收藏了许多石章的自嘲。“江南布衣”，是他没有功名的表示。“齐大”，是采用“齐大非耦”这句成语，而他在本支，排行恰又居长，取用这个别号，并不是毫无意义，天资聪颖的人，往往涉笔成趣。“老齐”、“老齐郎”、“老白”等，这都是他从姓字中化出来的谐名。“饭老”、“一粟翁”等，是他作画刻印谋生的谦辞。这一大堆别号，他自己都刻过印章，内有许多他是不常用的，知道的人也就很少了。

勤劳正直的家风

齐白石的祖父，名万秉，号宋交，大排行是第十，人称齐十爷，生于嘉庆十三年（公元一八〇八·戊辰）十一月二十二日，和齐白石的生日是同一天。他祖父常对人说：“孙儿阿芝和我同一天生日，将来长大了，一定忘不了我的。”齐十爷活了六十七岁，歿于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年·甲戌）的端午节，那时他十二岁。他祖母姓马，因为他祖父人称齐十爷，人就称她为齐十娘。她比他祖父小五岁，是嘉庆十八年（公元一八一三·癸酉）十二月二十三日生的，活了八十九岁，歿于光绪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一〇·辛丑）十二月十九日，那时他三十九岁。他父亲名贵政，号以德，生于道光十九年（公元一八三九·己亥）十二月二十八日，歿于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丙寅）七月初五日，活了八十八岁，那时他六十四岁。他母亲姓周，比他父亲小六岁，是道光二十五年（公元一八四五·乙巳）九月初八日生的，歿于他父亲死的同一年三月二十日，活了八十二岁。

齐十爷是个性情刚直的人，心里有了点不平之气，总得想法把它发泄出来。人家都说他是直性子、走阳面的好汉，他也以此自负。他眼见太平天国由兴盛到衰亡，觉得这样一支轰轰烈烈的仁义大军，竟会风卷残云似地倒了下去，不禁暗暗地顿足叹息。

那批戴着红蓝顶子(清制：一二品官戴红顶子，三四品官戴蓝顶子。太平天国复亡后，清廷论功行赏，得戴红蓝顶子的人，多至不可胜计，无官可补，成了虚衔)，自称立过汗马功劳的湘勇(即湘军)，抢了南京天王府，发财回家，得意忘形，常常夸说：“老子是跟着曾中堂(指曾国藩)打过长毛的。”在家乡简直同京城里的黄带子(清朝皇帝的本家，近支的名曰宗室，腰间系一黄带，俗称黄带子；远房的名曰觉罗，腰间系一红带，俗称红带子。黄带子犯了法，不判死罪，最重的罪名，发交宗人府监禁，所以他们胡作非为，人皆畏而避之)一样，欺压良民，处处占尽便宜。谁家光景过得去，他们就想没事找事，弄些油水。齐十爷晚年看到这种情况，很不服气，忿忿地对人说：“长毛并不坏，人都说不好；短毛真厉害，人倒恭维他，天下事还有真是非吗？”他就是这样不怕强暴，肯把心里的实话说出来的。

齐十娘的性情温顺和平，又能吃苦耐劳，人都称赞她贤惠。她十岁就没了母亲，跟着她父亲马传虎长大。娘家的光景也很穷。她在十九岁时嫁给齐十爷，夫妇间感情很好。几十年来，每逢齐十爷憋了点闷气，总是好言安慰，慢慢地劝解，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她从小学做庄稼活，田里种点什么，都能担当得起，还算是把好手。常常戴着十八圈的大草帽，背上背了孩子，到田里去干活。无论怎样劳累，她都能咬紧牙关，甘心忍受。

齐以德的脾气和齐十爷大不相同，他是一个很怕事、肯吃亏的老实人。平日安分守己，不走一步歪路，不说一句怪话，见了人规规矩矩，做起事来，又实实在在。人家侵犯了他，除了退让以外，他就束手无策。遇到有冤没处伸的时候，常把眼泪往肚子

里咽。乡里的轻薄子弟，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作“德螺头”（形容他是无用的人）。他听着，心里虽不乐意，却只有忍受，并不和人计较。

齐以德于咸丰十一年（公元一八六一·辛酉）二十三岁时结婚，娶的是周雨若的女儿，那时她才十七岁，她娘家住在周家湾，离星斗塘并不太远。父亲是个教蒙馆的村夫子，在乡里，算是识得字、读过书的不第相公（就是没有考上秀才的童生）。可是家境很不好，生活非常寒苦。湘潭乡间的风俗，新媳妇过门的头一天，婆婆要看看她陪嫁的妆奁，名目叫作“检箱”。她因为娘家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不免有点害臊。齐十娘也是穷人家出身的姑娘，倒能撑得起硬骨头，背地里对她说：“常言道：‘好女不穿嫁时衣。’家道兴旺，全靠自己，不靠娘家陪嫁东西来过日子的。”她觉得穷跟穷，才有同情心，听了婆婆的话，十分感动，嫁后三天，就去挑水做饭，粗细活儿，都干起来了。她是一个既能干又刚强的人，脾气和齐以德却正相反，自己有理，定要据理力争；待人却非常和气，讲究礼貌，又能勤俭持家，调度得宜，因此，不但人缘不错，外边的名声也挺好。湘潭地方，做饭是烧稻草的，稻草上面，免不了有些没打干净、剩余下来的谷粒，她觉得烧掉可惜，常用捣衣椎，一椎一椎地椎了下来。别看椎一天不过得谷一合，一月也只三升，但细水长流，积少成多，一年就三斗六升了。她精打细算，积得相当数目，拿去换棉花。又在房前屋后，种了不少的麻。有了棉花和麻，她就春天纺棉，夏天绩麻。自从她进了齐家的门，老老小小穿用的衣服，都靠她织布来做，不必花钱买布。她织成的布，染好颜色，做衣服用不完的，

都存了起来。不到几年工夫，衣服和布，积存了满满的一箱。齐十爷、齐十娘老夫妻俩，是过惯穷日子的，看见了这么多的东西，连做梦都要乐出笑声来。她织布余闲，又养了鸡鸭和猪，鸡鸭下了蛋，猪养大了，卖出去，也是有利可图的，家里的零用钱，就不无小补了。而且她待公公婆婆，很讲规矩，无论什么东西，总是先敬翁姑，次及丈夫，最后才轮到自己。公公婆婆常夸奖说：“儿媳妇这双手，真是了不起！”所以他们的家境，虽然穷得很，过的日子，倒是挺和美。有了这样善良的家风，自然而然地培养出优秀的子弟来，“家和万事兴”这句老话，说的真是不错。

多病的幼年

齐白石自出生以后，身体很弱，时常闹病。在他两岁、三岁这两年之中，几乎没有一天不闹病的，有时病得很厉害。他母亲发愁不必说，他祖母也是着急万分。婆媳两人，时常急的昏头晕脑，忘了东西南北，满处去请大夫，只要打听到哪里有个略有名声的医生，总得想法子去请教。大夫开的药方，积存起来，差不多可以订成厚厚的一本书了。家里的景况，原是很穷的，吃药的钱，不在少数，张罗起来，很费点劲。好在他们齐家的男女老少，平日在家乡的人缘并不算坏，到药铺子里去说两句好话，求求人情，药价就可以记在帐上，不付现钱，除了来吃。这一步难关，总算跨了过去。

那时，迷信的风俗，各处都是很浓厚的，到处有神庙，神的名目多得很。烧香磕头，好象是理所当然。他的祖母和母亲，就三天两头到庙里去叩祷，求神保佑，希望他的病早日治好。有时许点愿，有时求取“仙方”。可怜她婆媳俩，一个为了长孙，一个为了儿子，常常到庙里去，把头磕得咚咚地响，额角上面，红肿突起，回到家来，算是尽了一桩心愿。换取精神上暂时的安慰，也就顾不得额角的疼痛了。

乡里还有一种巫师，俗名叫作“看香头的”。这是一种骗人

的把戏，似乎南北各省都是有的。干这勾当的，都是些极下流又极狡猾的无业游民，凭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利嘴，随机应变，胡言乱语，还做些奇形怪状的丑态，名目说是看香头治病，实际是用神鬼吓唬人。这种把戏，比别的迷信玩艺儿，更为可恶。因为别的迷信玩艺儿，如算命、相面、看风水等，不过骗几个钱而已，惟独这种“看香头的”，骗钱之外，往往耽误人家治病，免不了断送了人家的性命。他的祖母和母亲，为了他的病，在急得没了主意的时候，也常常把这“看香头的”，请到家来，给他治病。他的病，没有给“看香头的”耽误，这总算是万幸的了。

他幼年的这场病，闹的时间很长。他的祖母和母亲，为了他，请大夫、买药、烧香许愿，请“看香头的”变把戏，冤枉钱花的真不少。家里经不起这样耗费，不免债台高筑，弄得度日如年。而他的病，仍是好好坏坏地拖了很多日子。直到四岁那年，他慢慢地长大了，能走路说话了，不知不觉的，病却渐渐地好了起来，到了冬天，居然完全好了。他祖母和母亲，真是“心花怒放”，高兴的了不得。他这场病，闹了两三年，有的说是犯了什么煞，有的说是得罪了什么神，有的说是胎里热，着了外感，有的说是吃东西不合把肚子吃坏了，有的说是吹着了山上的怪风，有的说是出门碰到了邪气，奇奇怪怪，不伦不类的说了好多名目。直到他的病确实好了，祖母和母亲才把压在心上的这块石头搬了下来。祖父和父亲也各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都觉着轻松得多了。

在他病时，乡里的大夫诊过了病，开了药方，总是附带地嘱咐他家里人说：“油腻荤腥的东西，一概不能动！”有了这句

话，这样不能吃，那样不能吃，能吃的东西，就很少的了。吃奶的孩子，本不能自己吃东西，吃的是母亲的奶，大夫这么一说，好象暗示叫他母亲忌口了。他母亲爱子心切，听了大夫的话，认为是金科玉律，一点不敢含糊。荤腥固然不敢去动，就连略带油腻的东西，也丝毫不敢进口，恐怕吃了下去，从奶汁里过渡给孩子，对于病情不利。逢年过节，家家都要买鱼买肉，吃点喝点，他家光景虽不宽裕，多少也得买些，打打牙祭。他母亲为了他的病，总是看着别人吃，自己一点也不沾嘴，同“吃白斋”似的（吃素念佛的人，有的吃素比较宽些，凡不见血的东西，如鸡蛋牛奶之类，照常能吃；有的吃素特别严格，所有荤腥油腻等物，一概禁忌，谓之“吃白斋”），忌得干干净净。直到他的病不至于再发了，母亲才慢慢地开了荤。祖母又因他久病刚好，怕孩子呆在家里，闷得难受，在下田干活的时候，把他背在背上，形影不离的来回打转。婆媳俩为了他这场病，简直闹得怕极了，常常说：“自己身体劳累点，委屈点，都不要紧，只要心里头的疙瘩解消，不担忧，不着急，那就睡得着觉，吃得下饭了。”她俩心里头的疙瘩，直到他的病完全好了，体力渐渐复原以后，才算真正的解消。